毛詩類釋

一

毛詩類釋原序

臣幼讀論語孔子語學詩之益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若是乎博物之學亦聖人所不廢也臣每病夫說詩者大義未明輒舉名物注疏填塞行間使前後意義亘斷學者心志眩惑後復遇一名一物輒云已見某卷繙閱為難又不免重複脫漏因於所著訂詁一舉而空之後復輯類釋一項曰天文曰地理曰山曰水曰時令曰祭祀曰官制曰禮器曰樂器曰兵器曰農器曰宮室曰

者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是也兩者同名而異實於釋馬知衛風騋牝三千及魯頌驈皇騂騏之盛俱以備兵事故爾雅有戎事齊力尚強之文邱甸止出乘車之人數耳司馬法言馬牛車乘俱從民間出者此係王莽之僞造凡此皆前人所未嘗致疑者尋繹得之輒自有味且闕係亦自不小不止博物而已 臣愚昧無似生千百年後抱遺經守故策譬如以管窺天而捫籥輒有創獲不禁野人得芹而喜謹藉此爲

右文之獻乾隆壬申八月朔日臣顧棟高謹序

卷八
釋禮器
卷九
釋樂器
卷十
釋兵器
卷十一
釋農器

卷十二
釋宮室
卷十三
釋衣服
卷十四
釋草
卷十五
釋木

卷二十
釋車附車飾
卷二十一
釋馬附馬飾
續編
卷上
釋詁
卷中

釋言

卷下

釋訓

臣等謹案毛詩類釋二十一卷續編三卷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字震滄無錫人康熙庚子舉人官内閣中書舍人乾隆辛未薦舉經學

授國子監司業後

特恩加祭酒銜終於家是編成於乾隆壬申序文

槩語皆稱臣蓋經進之本凡分二十一類其序
中抒所自得者如於釋地理知邶鄘衛乃三
地名非三國名於釋山知嵩高維嶽乃吳岳
非中岳於釋水知吉日之漆沮非緜詩潛頌
之漆沮於釋時令知公劉已先以建子為正
於釋祭祀知禘與大饗明堂俱周公創舉於
釋官職知司徒司空司馬皆在周官以前於
釋兵器知古甲皆用革於釋宮室知君子陽

陽乃伶官之詩非婦人所作於釋草知麻有二種於釋鳥知桑扈亦有二種於釋馬知衛風騋牝魯頌牧馬俱以備兵事司馬法所云馬牛車乘俱出於民者乃王莽偽託之文令考其書禘及大享明堂一條司徒司馬一條皆與序文不相應未喻何故其邶鄘衛一條為顧炎武說崧高一條為閻若璩說漆沮一條為許謙說公劉用子正一條為毛萇說古

言釋訓之文有關於詩者摘而録之亦畧為
䟽觧葢訓詁名物相輔而行之義以爾雅核
之尚缺知匹也言戒也二條或繕稿時偶誤
脱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毛詩類釋卷一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天文

心宿　即大火

召南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云三心五噣四時更見鄭云衆無名之星隨心噣在天猶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

綢繆詩曰三星在天苕之華曰三星在罶鄭皆指爲心以心爲列宿之尊元命苞云心爲天王公羊亦曰心爲大辰故鄭言三星皆以心言之毛以綢繆之三星爲參者以剌昏姻不得其時特舉正時以剌之冬日之昏在天在戶惟參爲然故知非心也　心亦爲大火豳風七月流火鄭曰大火者寒暑之候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以六月之昏加於

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劉氏瑾曰此
特據周初而言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則大火昏
中在五月至周公攝政時凡一千二百四十餘年歲
差當退十六七度故六月而後火星中七月西流於
地之未位此詩上述豳俗當夏商時而言七月流火
者周公特據當時所見而言耳　孔疏曰房心連體
火統其名左傳火中火見詩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
言此說專主心未知孰是

孔疏又曰書傳曰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佩玉於房中告去由此言之夫人往來舒而有儀諸妾則肅肅然夜而疾往是其異也又須夜晚始往及早來寔命不同言此不同於夫人非妾中自不同也

臣謹案天子所居六寢路寢一燕寢五直北為后之六宮由宮而達於寢為永巷所謂壼也閽寺守

之男不入女不出諸侯則三宫三寢凡進御天子
諸侯無往就之理雖后夫人亦由永巷入御於君
但早晚之時異耳周禮女御掌御叙於王之燕寢
無以色升以愛選三千寵愛獨在一身之事觀此
詩可槩見矣

柳宿

孔疏曰毛云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知五是噣者元命苞
云柳五星釋天云咮謂之柳天文志曰柳謂鳥喙則

咮者柳星也以其為鳥星之口故謂之咮心東方之宿柳南方之宿著明者故以比夫人也言四時更見者見連言在東恐其一時俱在東方故云四時之中更迭見之心在東方三月時噣在東方正月時是不同時見也二者同在春見但異月耳

參宿

第二章曰嘒彼小星維參與昴毛云參伐也昴留也鄭云此言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孔疏曰天文志

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其外四星左
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綢繆傳曰三星參也以伐
與參連體參為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為
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
注云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
亦得統參故此言參伐也

昴宿

孔疏曰元命苞云昴六星昴之為言留也言物成就繫

留彼昴留留為一則參伐明亦為一也

臣謹案朱子不取毛鄭三星五噣之說第云三五言其稀葢初昏或將旦時意以三五即所見之小星以釋首章猶可至次章維參與昴則說不通矣參昴是列宿之尊者朱子於此便無說上下文不相聯貫毛鄭謂小星賤妾自況三五及參昴以比夫人即下寔命不猶意自朱子謂其於義無所取而詩緝及補傳遂謂夫人一而已豈可比以三五

參昴雖大星亦止可喻寔命不猶謂與娣媵

不相若泥滯特甚逮下當首及娣媵此詩當即娣

媵所作而云衆妾不敢望如娣媵殊無謂不如從

古注為妥

女宿

大東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鄭云襄駕也每辰一移駕

從旦至莫為辰有七因謂之七襄疏曰織女三星鼎

足望之跂然而成三角晝夜各六辰舉其終始故言

七謂自卯至酉也又織女之駕有西無東不如人之織相報而成章是有空名無實用也自此至箕斗皆言其有名無實喻王之官司虛設而無所用

牛宿

第六章云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毛云睆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箱大車之箱鄭云牽牛不可以為駕車之用

畢宿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毛云畢所以掩兔鄭云祭器有畢

北斗也

劉氏瑾曰此謂南斗夏秋之間見南方者也

臣謹案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天文箕主口舌故亦以喻讒人巷伯之詩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是也詩緝曰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

室宿

鄘風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晉天文志營室二星一曰

玄宮一曰清廟又為土功事䟽曰釋天云營室謂之

定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定星昏

而正中謂小雪時夏正十月之中氣春秋時十二月

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

劉氏瑾曰此蓋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

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

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

房宿

吉日云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毛云伯馬祖也鄭云馬祖天駟晉天文志房四星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廄爾雅注龍為天馬故房謂之天駟

許氏謙曰馬祖常祭在春而將用馬力則又用禱禮以禱之通典隋制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積柴於燎壇禮畢就燎以剛日

臣謹案此雖隋禮其初必有所考想三代之禮大

暑如此

氐宿

節南山云尹氏太師維周之氐毛云氐本也太師為周根本之臣詩緝解頤新語曰爾雅云氐星名天根也說者謂亢下繫於氐如木之有根不必改字作柢

雲漢

雲漢天河也河精上為天漢似雲而非雲故曰雲漢也詩言雲漢者三而取義各別棫樸之詩曰倬彼雲漢

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食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亦不食若其反是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

陳氏埴曰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食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食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本不足為變異但天文纔遇此際亦為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

東封泰山還次梁宋閒日亦不蝕時羣臣與八荒君
長之來助祭者皆奉壽稱慶肅然神服然後知德之
動天不俟終日矣

臣謹案歐陽此條論極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
應止有三十六食則知應食而不書者尚多或疑
春秋時無德以當此然則開元十二十三年亦未
必有德之動天又何疑於春秋之世乎麟德歷係
唐李淳風所造推筭極精若因開元二蝕曲變交

大雅桑柔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

爾雅西風謂之泰風泰同大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疏曰恶有本性不可變改言大風所從來自有其道乃從彼有空大谷而來以喻賢愚所為各由其性

小雅谷風維風及頹

爾雅焚輪謂之頹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頹下也迴風從下上曰猋猋上也疏曰迴風從上而下力薄

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迸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為猋不復為頹矣

小雅蓼莪飄風發發

爾雅迴風為飄郭云旋風也

邶風終風且暴

爾雅日出而風為暴孫炎曰陰雨不興而大風暴起則為風之暴疾

又終風且霾
爾雅風而雨土曰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
又終風且曀
爾雅陰而風為曀孫炎曰雲風曀日光
豳風東山零雨其濛
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雺雺聲近蒙郭云言蒙昧洪
範言曰雺鄭注云雺者氣澤鬱鬱冥冥也詩云零雨
其濛則雺是天氣下降地氣不應蒙暗之象

小雅信南山益之以霢霂

爾雅小雨謂之霢霂李廵云氷雪俱下按此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中間無雪事而云氷雪俱下妄矣

小雅頍弁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爾雅雨霓謂之霄雪霓與霰音義同氷雪雜下也因名霄雪霄即消也疏曰天將大雨雪其始必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消釋集聚而摶謂之霰積久而雪之寒氣勝則大雪矣喻王之惡自微至甚如先霰後雪

也

毛詩類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類釋卷二

國子監祭酒顧棟高撰

釋地理

周南　召南

周在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太王避狄難自豳始遷於此因改國號曰周商王帝乙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之諸侯文王作邑于豐因

以岐邦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南言化自北而南也豐在今西安府鄠縣西去岐山縣三百餘里

王應麟曰召亭在岐山縣西南

臣謹案周公封魯召公封燕此二公所封之國也春秋時周召則平王東遷以後別賜周召之采地也周召分陜則武王克商後以周召分主天下之諸侯也均與周南召南無涉此在紂之世文王遷豐今周召攝治此時岐周只百里耳周召只如今

藩臬同城理事不可劃定某處為周某處為召孔疏曰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則周内之別名也蘇氏轍曰文王治周所以為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以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其說是矣若說分陝而治則文王時尚未有陝安得周召分之

許氏謙曰文王四十九年甲子遷豐是時年巳九十六歲逾一年而薨然則二南之詩正作於都岐之日

而分周召之治亦在都岐之時以岐爲周召采邑則在遷豐之後歟

傅氏曰二南之國始於文王之分岐成於武王之分陝而其詩定於周公之作樂朱子曰公羊分陝之説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又曰分岐之説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狹蓋僅得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無此理

臣謹案尚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則在河南矣漕杜注云衛下邑疏云當在河東不
注里數詩云升漕虛以望楚丘可以一望而得疑
未必有六十里之遠
春秋時有兩楚丘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丘在山
東曹縣東南四十里本戎州己氏之邑凡伯過其
地因刧略之杜注所謂濟陰成武縣西南者是也
成武與漕縣連境其一為僖四年衛遷於楚丘在
滑縣東六十里漢為白馬縣水經注曰白馬濟有

既混滑縣之楚丘於成武而文定説春秋於凡伯
傳則云罪衛不救王臣之難又混成武之楚丘於
滑縣蓋兩失之孔穎達疏定之方中胸無定見兩
岐其説曰漢之郡境已不同故鄭疑在東郡杜云
濟陰也不知杜云濟陰成武縣者乃是凡伯傳之
楚丘與衛無涉鄭疑在東郡東郡今之東昌府亦
與滑縣絶遠傳寅又曰堂當是今博州堂邑博濮
二州連境案東昌府之堂邑縣與兖州府之成武

縣相去四百五十里如何云望楚與堂乎堂只是楚丘之旁邑但今總因兩楚丘相混致班固一誤孔穎達不可考耳再誤傅寅三誤而近日皇輿表於兗州府成武縣亦注云衛楚丘邑沿譌襲謬千載同病茲因考詩地理而附識於此

沬　桑中　頓丘　浚

沬即書所云沬邦是紂都朝歌之地今為衛輝府淇縣春秋時在大河之北邶風曰亦流于淇鄘風曰送我

淇上衛風曰瞻彼淇奥故今日猶以淇名縣曰古朝歌自文公遷河南楚丘而河内殷墟更屬於晉桑中在淇縣境頓丘漢東郡有頓丘縣案東郡今山東東昌府疑此女未必如此之遠送只當在淇水之北浚亦衛邑自漢以下並為浚儀縣至宋真宗改浚儀為祥符縣為開封府治今因之

淇園

戴凱之曰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

薅草今呼鴟脚莎篇竹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草木疏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側人謂之綠竹其說支離又物不經見且以為二物則與下青青如簀俱不合閻閻氏此條知是竹之別一種且唯淇園有竹非淇上縣有竹也意殷紂之竹箭園至二漢之初猶存故漢武寇恂得而用之非淇川上遍植此物且以為竹則與下二章義俱不礙較注疏似更得情

五年獲晉侯舍諸靈臺靈臺在西安府鄠縣豐鎬之側自是周之遺地盡入於秦西歸之好音絶矣自晉獻秦繆始也乃知鄭詩譜謂秦襄公逐戎横有西都八百里之地者其説誠踈謬當以史記為正

陳

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為胡公今為河南陳州府治淮寧縣

注郃陽城故有莘邑太姒母家也水經注郃陽城南有瀵音糞水東流注於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前有碑去城十五里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闞氏若璩云太姒所産之莘國在今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若伊尹耕莘之莘則在今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距湯都商邱不過四百里殷時原有兩莘國

牧野

通典衛州汲縣牧野之地皇甫謐曰在朝歌南七十里

甫薄伐即於其地也
胡渭朏明曰漢安定郡治高平縣後廢元魏改置曰平高唐爲原州治廣德元年没吐蕃節度使馬璘表置行原州於靈臺縣之百里城貞元十九年徙治平凉縣西去故州一百六十里故州即今固原州小爾雅云高平謂之太原則太原當在州界非平凉縣縣乃古涇陽在固原之東玁狁侵及涇陽而薄伐之以至于太原蓋自平凉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窮追

郇伯

左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郇本侯爵以文王之子為州伯故曰郇伯嚴氏粲曰毛以為東西二大伯鄭以為牧下二伯孔以大伯惟有周召無郇侯當從鄭春秋僖二十四年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杜注解縣西北有郇城所謂郇瑕氏之墟也故城在猗氏縣西南四里郇與荀通桓九年荀侯賈伯伐曲沃後為晉所滅以賜大夫原氏黯是為荀叔郡縣志栒邑故城

一年築臺于薛六國時齊孟嘗君食采於此亦號薛公是嘗與薛一地也許為魯西鄙即許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者後屬於鄭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周公廟朱子曰常許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所謂居常與許是也

毛詩類釋卷二